

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怎么读“恪”

沈亚明

人名乃个人之名，每个人皆有亲有情。寅恪先生三个女儿都年过八十，流求今岁九十。她们多次言及，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“陈寅què”，如今听到被念成“陈寅kè”，很难接受。

父亲沈仲章与陈寅恪先生长年为友。1927年，两人都去钢和泰家求教梵文。1928年，寅恪先生到北京大学授课两学期，沈仲章从头到尾一课不缺。抗战前期，父亲为居延汉简的转移保护事项在香港近四年，与寅恪先生全家都不见外。据学者估测，寅恪先生在香港沦陷之初函寄“沈锡馨”呼救，赴欧美治眼无效返国之始信托“仲章兄”办事，可为研究陈寅恪生平填空。

儿时，我爱看父亲对镜刮脸——神刀披靡之处，白沫速退，肤色立显——扎人的胡子消失了。父亲向我展示剃须刀，总带上一句：“陈寅恪送的。”由是我在认字前，早已听熟了“陈寅恪”。稍长，我爱听父亲忆诉故人旧事。自然，父亲常提陈寅恪。

父亲沈仲章口中的“恪”音，跟“确实”的“确”一模一样。

谁亲闻陈寅恪本人读“恪”为“Kè”？

约五年前，我想写写沈仲章眼里的陈寅恪，比如父亲目击寅恪先生对着无人教室宣讲之奇观。拼音输入q-u-e，不见有“恪”；连击k-e-s-h-o-u，迂回获得“恪(守)”。

一问才知，对怎么读陈寅恪的“恪”，国内学界曾轮番激战。结局是判què误读，定kè正统。（按：凡带声调符号，为现行汉语拼音）

友人唬我，各类文章不下数十篇，改写转载上百。我果真被吓着，恐迷途于百家纷纭，央人择要概述。

获悉第一条：“没人亲闻陈寅恪自己念què。”我即反弹：“我父亲应听过。”对方料我会以父亲为盾，继以胡适等为倚，横矛截我后路：人家追究错念què音始作者，连精通多种外语和汉语方言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难逃干系。“令尊‘小赵元任’什么时候认识陈寅恪的？”

正中要害——若论结识陈寅恪的时间，估计赵元任在先，沈仲章在后。赵被质疑，



陈宝箴领诸孙与曾孙合影于江西南昌，1899年。左起：陈方恪、陈寅恪、陈章恪、陈宝箴、陈封可（陈衡恪子）、陈衡恪、陈隆恪

陈三立（散原老人）寿庆，与家人合影于南京头条巷俞宅竹园，1916年。前排左起：俞明诗、陈散原；后排左起：陈方恪、陈新午、黄国巽、陈封怀、陈衡恪、陈封可、陈隆恪、陈登恪、陈寅恪、陈安醴、龙姑娘



我岂敢固执“父”言？又因重复打字k-e，我渐渐趋于默念“寅kè先生”。

然疑团未解，为了回溯更早，我向“朱家姆妈”唐子仁求教。她父亲唐钺与陈寅恪的友谊始于中学。陈唐两家曾为邻居，孩子们常旁听大人们谈话。唐子仁成年后曾在音乐专科学校教声乐，对“音”的辨析力和记忆力都特别强。朱家姆妈证实，她父亲称呼或说到陈寅恪时，末字为“确”音。不仅唐家陈家，“大家都说‘确’！”（按：凡标同音字“确”，兼容国语和方言。唐子仁童年在北平，能说一口标准国语，但与我交谈多用沪语）

我向人传播所知，却接劝导：过去有学问的人都不对，陈寅恪末字读kè乃官方重新“审”定，时下再读què，定会被笑“读错了”，我差点儿被“官方”镇住，偏偏民间又传来活灵活现的“据说”：陈寅恪曾被问，别人都错读为què，你为什么不一纠正？“陈寅恪笑

着反问：‘有必要吗？’”

我好奇：到底是谁，亲闻陈寅恪自己读kè？又到底是谁，亲闻并亲见陈寅恪“笑着反问”呢？我琢磨：什么样的人才较有可能，直接跟陈寅恪本人“笑着”议论“别人”都读错了呢？听起来，像是比陈寅恪中学好友更熟的“自己人”？

不妨问问陈家自家人。为此，我去请教陈寅恪的二女儿小彭。

陈小彭语音留言作答：“从来没有人读kè！”（按：陈氏女儿与我交流均用国语）

记录所闻语调，感叹语用三个也不为过。若要记录我的即时反应，用“?! ”蛮恰当。

我惊诧的，并不是陈氏家族居然都“读错了”，而是想不通——既然有那么多人写文争议陈寅恪的名字怎么读，甚至说陈自己读kè，为什么几十年来，竟然没有人去问问陈家三女：寅恪先生自己怎么读？给他起名字的上代怎么读？与他最亲近的同辈怎么读？他的

直系后嗣又怎么读？

我起念写文，草拟了一份设想大纲，邀请一位语言学家合作。由他梳理前议，追溯审音政策。我尝试“三代回溯”，归纳家族读“恪”小史。

我曾设计田野调查问卷，然远在海外，进展难如意。日前，与陈氏三女流求、小彭和美延商量，先公布实证——寅恪先生本人和嫡亲怎么读“恪”。

陈氏亲属几代相传的“恪”是什么音？

义宁陈氏书香代继，学者辈出。右铭公陈宝箴亲定承嗣取名排行，子辈含“三”，孙辈有“恪”。宝箴生二子：三立居长，三畏于次。孙男共六“恪”：衡、隆、寅、方、登为三立之子；三畏之子覃恪因父早逝，亦由伯父照顾。

陈宝箴1900年离世，长孙

衡恪1876年出生，幼孙登恪1897年落地。诸孙之名，祖父即便不曾亲自呼唤，多少也有耳闻？陈三立对老父言子侄，总不至于让右铭翁误以为别家小辈？六“恪”如何说本人及兄弟之名，按理，当承自父辈与祖辈。

陈宝箴归仙将近120年，亲闻他亲口呼“恪”者亦皆升天。回溯“三代”以“恪”字辈为中代，上及寅恪之父，下至寅恪三女。散原老人病逝于1937年，逝前居北平多年。陈小彭说：“周末及寒暑假都和祖父在姚家胡同度过，他给我和流求姐赠墨宝等……美延的名字也是他起的。至1937年日本侵华，那时我已六岁。”

我问陈小彭：陈家几代尤其她祖父怎么读“恪”？小彭答言明确：她的祖父、父母、姐妹和亲戚，三代人皆读“恪”为què。我又问：陈家数度易地，父母与她们姐妹在家日常用语如何？小彭答：都用国语。

寅恪先生长女流求和幼女美延所言皆与小彭互补互证。为助我写文，小彭和流求分别郑重其事地录音留言为据，美延也转来她答别人问的电邮。

先引陈小彭：“我是陈小彭，是陈寅què的女儿。我们小时候一直在（那个时候在）北平，和抗战期间在全国逃难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听见我们的亲戚，特别是叔叔、伯伯、婶婶们，还有祖父，从来都是叫我们的父亲作‘寅què’。所以我们认为，父亲的名字就是‘寅què’，而没有听过其他的声音。”

整段话内“寅què”出现三次，每个què都加重——确切无疑。

再选摘陈美延书面答复：“‘恪’字是父亲兄弟的排行字，如陈衡恪（师曾）、陈隆恪、陈方恪、陈登恪，大家庭中皆读某què。所以我们父母及孩子小家庭里读què，不读kè。……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én, Yin Koh等，但说中文时自称陈寅què。”美延补充，